

葬式於五時正出發。前面是執着十字架的小孩，其次是僧侶，再其次是棺材——小小的棺材，那孩子就住在裏面！表面罩着黑布，上面飾着兩個花圈，黑布的一方，掛着他此次新得的賞牌。卡隆、可萊諦與附近的兩個孩子大家把棺材扛着。棺材的後面，就是代爾卡諦先生，她好像死了自己的兒子一樣地哭，其次是別的女先生，再其次是小孩們。這裏面很有許多是年幼的小孩，一手執了堇花，很怪異地向着棺材看，一手由母親攜着，母親們手裏執着蠟燭。我聽見有一小孩這樣說：

『我不能和他再在學校裏相見了嗎？』

棺材剛出門的時候，從窗旁聽到哀哀欲絕的泣聲，那就是那孩子的母親了。有人立刻把她扶進屋裏去。行列到了街上，遇見排成二列走着的大學生，他們見了掛着賞牌的棺材和女先生們，都把帽子除下。

啊！那孩子掛了賞牌長眠了！他那紅帽子，我已不能再見了！他原是很壯健的，不料四日中竟死了！聽說臨終的那日，還說要做學校的宿題，曾起來過，又不肯讓家裏人將賞牌放在牀上。

說是要遺失的！啊你的賞牌已永遠不會遺失了啊！再會！我們無論到甚麼時候，總不會忘記你！安安穩穩地睡着啊！我的小朋友啊！

### 三月十四日的前一夜

今天比昨天更快活，是三月十三日！是一年中最有趣的維多利亞愛馬努愛列館賞品授與式的前夜！並且這次挑選擇捧呈賞狀於官長的人物的方法，很有趣。今天將退課，校長先生到教室裏來：

『諸君有一件很好的消息哩！』說着又叫那個格拉勃利亞少年：

『可拉西（Coraci）』

格拉勃利亞少年起立，校長說：

『你願明天做捧了賞狀遞給官長的職司嗎？』

『情願的。』格拉勃利亞少年回答說。

『很好！』校長說。『那末，格拉勃利亞的代表者也有了。這真是再好沒有的事。今年市政所方面要想從意大利全國選出拿賞狀的十幾個少年，而且說要從小學校的學生裏選出。這市中有二十個小學校和五所分校，學生共七千人。其中就有代表意大利全國十二區的孩子，本校所擔任派出的是詹諾亞人和格拉勃利亞人，如何？這是很有意思的辦法罷。給你們賞品的是意大利全國的同胞，明天你們試看！十二個人一齊上舞臺來的，那時是要大喝彩的囉！這幾個雖是少年，其代表國家，是和大人一樣的。小小的三色旗，也和大三色旗一樣，同是意大利的徽章哩！所以要大喝彩，要表示就是像你們這種小孩們，在祖國神聖的面影前面，是燃着熱忱的！』

校長這樣說了去了，我們的先生微笑地：

『那末，可拉西做了格拉勃利亞大使了呢！』說得大家都拍手笑了。走出去到了街上，我們捉住了可拉西的腳，高高地將他扛起，大叫『格拉勃利亞大使萬歲！』這並不是戲言，實是



格拉勃利亞大使萬歲！

TK

爲要祝賀那孩子，用了好意說的。因爲可拉西平時爲朋友們所喜歡的人。他笑了，我們扛了他到轉彎路口，和一個有黑鬚的紳士撞了一下，紳士笑着，可拉西說：

『我的父親哩！』我們聽見這話，就把可拉西交給他父親腕裏，拉了他們向各處徧跑。

## 賞品授與式

十四日

二時光景，大劇場裏人已滿了。——池座、廂座、舞臺上都是人。好幾千個臉孔，有小孩、有紳士、有先生、有官員、有女人、有嬰兒。頭動着，手動着，帽羽、絲帶（ribbons）頭髮動着，歡聲悅耳。劇場的內部，用白色及赤色綠色的花裝飾了，從池座上舞臺去，左右有兩個階梯，受賞品的學生先從右邊的一個上去，受了賞品，再從左邊一個下來。舞臺中央，排着一列的紅色椅子，正中的一把椅子上掛着兩頂月桂冠，後面就是大批的旗幟。稍旁邊些的地方，有一綠色的小桌子，桌上擺着的，是用三色帶縛了的賞狀。樂隊就在舞臺下面的池座裏，學校裏的先生們的席設在

廂座的一角，池座正中，列着唱歌的許多小孩，後面及兩旁，是給受賞品的學生們坐的，男女先生們爲要安插他們，都東西奔走着。這許多學生的父母們都各擠在他們兒女的身旁，替他們兒女整理着頭髮或衣領。

我同我家裏人大家進了廂座。見戴赤羽帽的年青的女先生在對面微笑，臉上把所有的笑醫都現出來了。她的旁邊，我弟弟的女先生呀，那著黑衣服的『尼姑』呀，我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呀，都在那裏。我的女先生蒼白了臉，可憐，很咳嗽着呢。卡隆的大頭，和靠在卡隆肩下的耐利的金髮頭，都在池座裏看見，再那些，那鴉嘴鼻的卡洛斐已把印刷着受賞者姓名的單紙，搜集了許多了。這一定是拿去換什麼的，到明天就可知道。入口的近旁，柴店裏的夫妻都著了新衣領了可萊諦進來，可萊諦今天已把那平日的貓皮帽茶色褲等換去，全然打扮得像紳士，我見了不覺爲之喫驚。那著線領襟的華梯尼的面影，曾在廂座中見到，過了一會，就立刻不見了。靠舞臺的欄旁，人羣中坐着那被馬車碾跛了足的洛佩諦的父親砲兵大尉。

二時一到，樂隊開始奏樂。同時，市長、知事、判事及其他紳士們，都著了黑服，從右邊走上

舞臺，坐在正面的紅椅子上。學校中教唱歌的先生，拿了指揮棒立在前面，池座裏的孩子，因了他的信號一齊起立，一見那第二的信號，就唱起歌來。七百個孩子一齊唱，真是好歌，大衆都肅靜地聽着。那是靜穆美朗的歌曲，好像教會裏的贊美歌。歌畢，一陣拍手，以後就即靜肅。賞品授與自此開始。我三年級時的那赤髮敏眼的小身材的先生走到舞臺前面來，預備着把受賞者的姓名朗讀。大衆都焦急地盼望那拿賞狀的十二個少年登場，因為新聞已把今年由意大利全國的各區選出的事登載報告過了，所以自市長、紳士們以及一般的觀者都望眼將穿似地注視着舞臺入口，場內復靜肅起來。

忽然，十二個少年上了舞臺，一列排立。都在那里微笑。全場三千人同時起立，拍手如雷，十二個少年手足無措地暫時立着。

『請看意大利的氣象！』場中有人這樣叫喊了說。格拉勃利亞少年仍舊著着平常的黑服。與我們同坐在一處的市政所的人，是完全認識這十二個少年的，他一一地說給我的母親聽。十二人之中，有兩三個是紳士打扮，其餘都是工人的兒子，服裝很是輕便。最小的弗羅倫斯

(Florence)的孩子，纏着青色的項巾。諸少年通過市長前面，市長一一吻他額上，坐在旁邊的紳士，把他們的生地的名稱告訴市長。每一人通過，滿場都拍手。等他們走近綠色的桌子去取賞狀，我的先生就把受賞者的學校名、級名、姓名朗讀起來。受賞者從右面上舞臺去，第一個學生下去的時候，舞臺後面遠遠地發出梵和琳的聲音來，一直到受賞者完全通過才止。那是柔婉平和的音調，聽去好像是女人們低語的聲音。受賞者一個一個通過紳士們的前面，紳士們就把賞狀遞給他們，有的與他們講話，有的或把手加在他們身上去撫摸他們。

每逢極小的孩子，衣服襤褸的孩子，頭髮蓬蓬的孩子，著赤服或是白服的孩子通過的時候，在池座及廂座的小孩都大拍其手。有一個二年級年齡的小學生，上了舞臺，突然手足無措起來，至於迷了方向，不知向哪里才好，滿場見了大笑。又有一個小孩，背上結着桃色的絲帶的，他勉強地爬上了臺，被地氈一絆，就翻倒了，知事於是替他扶起，大家又拍手笑了。還有一個下來的時候，跌到池座裏，哭了，幸而卻沒受傷，各式各樣的孩子都有：有很敏活的，有很老實的，有臉孔紅得像櫻桃的，有見了人就要笑的。他們一下了舞臺，父親或母親都立刻來領了他們

去。

輪到我們學校的時候，我真快活得非常。我所認識的學生很多，可萊諦從頭到足都換了新服裝，露了齒微笑着通過了。有誰知道他今天從早晨起已背了多少捆柴了啊！市長把賞狀授與他時，問他額上爲何有紅痕，他把原因說明，市長就把手加在肩上。我向池座去看他父母，夫婦都在掩着口笑呢。接着，代洛西來了。他著着紐扣發光的青服，金髮的頭昂昂地舉着，悠然上去。那種丰采，真是高尚。我恨不得遠遠地把接吻向他吹送過去。紳士們都向他說話，或是握他的手。

其次，先生叫着敍利亞·洛佩諦。於是大尉的兒子就拄了拐杖上去。許多小孩都會知道前次的災禍的話聲哄然從四方起來，拍手喝彩之聲，幾乎要把全劇場都震動了。男子都起立，女子都拂着手帕，洛佩諦立在舞臺中央大驚，市長攜他攏去，給他賞品與接吻，取了椅上懸着的二月桂冠，替他繫在拐杖頭上。又攜了他同到他父親——大尉坐着的舞臺的欄旁去，大尉抱過自己的兒子，在滿場如沸的喝彩聲中，給他在自己的身旁坐下。

和婉的梵和琳聲，還繼續奏着。別的學校的學生上場了。有全都是小商人的學校。又有全都是工人或農人的兒子的學校。全數通過以後，池座中的七百個小孩，又唱有趣的歌，接着是市長演說，其次是判事演說。判事演說到後來，向着小孩們：

『但是，你們在要離開這里以前，對於爲你們費了非常的勞力的人們，應該禮謝！有爲你們盡了心力的全力，爲你們而生存，爲你們而死亡的許多人哩！這許多人現在那里，你們看！』說時手指着廂座中的先生席。於是在廂座的學生，在池座的學生，都起立了把手伸向先生方面呼叫，先生們也起立了振手或拂着帽子手帕回答他們。這以後，樂隊又奏起樂來。代表意大利各區的十二個少年，出到舞臺的正面，組攏了臂排成一列立着，滿場就起喉管欲裂似的喝彩聲，雨也似的花朶，從少年們的頭上紛紛落下。

## 爭 鬧

二十日

今天我和可萊諦相罵，並不是因爲他受了賞品，我嫉妒他，只是我的過失。我坐在他的近旁，正謄寫這次每月例話『洛馬格那的血』——因爲『小石匠』病了，我替他在謄寫。——他在我臂膀上碰了一下，墨水流落，把紙弄污了。我恨了罵他，他卻微笑了說：『我不是有意如此的囉。』我是知道他的性質的，照理應該信任他，不與計較纔好，可是他的微笑，實在使我不快，我想：『這傢伙受了賞品，就像煞有介事了哩！』於是，忍不住也在他的臂上撞了一下，把他<sup>的</sup>習字帖也弄污了。可萊諦沸紅了臉：『你是有意如此的了！』說着擎起手來。恰巧先生把頭回過來了，他縮住了手：

『我在外面等着你！』我難過了起來，怒氣也消去了。覺得實是自己不好，可萊諦不會故意作那樣的事的，他本是好人。同時記起自己到可萊諦家裏去望他過，把可萊諦在家勞動，伺候母親的情形，以及他到我家裏來的時候，大家歡迎他，父親看重他的事情，都一一記憶了出來。自己想我不說那樣的話，不做那樣對不住人的事，多麼好啊！又想到父親平日所教訓我的——『你覺得錯了，就立刻謝罪！』的話，可是謝罪總有些不情願，覺得那樣屈辱的事，無

論如何是做不到的，把眼睛向可萊諦橫去，見他上衣的肩部已破了，這大概是多背了柴的緣故罷。我見了這個，覺得可萊諦可愛。自己對自己說：『咿呀！謝罪罷！』但是口裏總說不出『對不起』的話來。可萊諦時時把眼斜過來看我，他那神情，好像不是怒着我，倒似在憐憫着我呢。但是我因為要表示不怕他，也仍用了白眼去回答他。

『我在外面等着你罷！』可萊諦反覆着說。我答說『好的！』忽然，又記出父親所說的『如果人來加害，只要防禦就好了，不要爭鬪！』的話來，自想：『我只是防禦，不是戰鬪。』雖然如此，不知爲了甚麼，心裏總不好過。先生的講說，一些都聽不進耳朵去。終於放課的時間到了，我走到街上，可萊諦在後面跟來。我擎着界尺立住，等可萊諦走近，就把界尺舉起。

『勿安利柯啊！』可萊諦說，一壁微笑着用手把界尺撩開，且說：『我們再像從前地大家好罷！』

我震慄了立着。忽然覺有人將手加在我的肩上，我被他抱住了。他吻着我，說：『相罵就此算了罷好嗎？』

『算了！算了！』我回答他說。於是兩人很要好地別去。

我到了家裏，把這事告訴了父親，意思要使父親歡喜。不料父親把臉板了起來，說：『你不是應該先向他謝罪的嗎？這原是你的不是呢！』又說：『對了比自己高尚的朋友，——而且對了軍人的兒子，可以擎起界尺去打的嗎？』說着從我手中奪過界尺去，折爲兩段，向壁投擲了。

### 我的姊姊

二十四日

安利柯啊！你自從因與可萊諦的事被父親責罵了以後，向我洩憤，對了我說過非常不堪的話了呢！爲甚麼如此啊？我那時怎樣地痛心，你恐不知道罷？你在嬰兒的時候，我連和朋友玩耍都不去，終日在搖籃旁陪着你。又如你有病的時候，我總是每夜起來，用手試摸你那火熱的額上。你不知道嗎？安利柯啊！你雖然惡待你姊姊，但是，如果一家萬一遭遇

了大不幸的時候，姊姊是代理了母親，像自己兒子樣地來愛護你的！你不知道嗎？將來父親母親去世了以後，和你做最要好的朋友來慰藉你的人，除了這姊姊，是再沒有別的了！如果到了不得已的時候，我替你勞動去，替你張羅麵包，替你籌劃學費的。我終身愛你，你如果到了遠方去，我目雖不見你，心總遠遠地向着你的罷。啊安利柯啊！你將來長大了以後，設或遭了不幸，沒有人和你做伙伴的時候，你一定會到我那裏來，和我這樣說呢：『姊姊！我們一塊兒住着罷！大家重話那從前快樂時的光景，不好嗎？你還記得母親的事，我們那時家裏的情形，以前幸福地過日的光景？大家把這再來重話罷！』安利柯你姊姊無論在甚麼時候，總是張開了兩臂等着你來的安利柯！我以前的叱責你，請你恕我！我也已都忘了你的不好了！你無論怎樣地使我受苦，有甚麼呢？無論如何，你總是我的弟弟！我只記得你小的時候，我撫抱過你，與你同愛過父親母親，眼看你漸漸成長，長期間地和你做過伴侶：除此以外，我甚麼都忘了！所以，請你在這本子上也寫些親切的話給我，我晚上再到這里來看呢。還有，你所要寫的那『洛馬格那的血』，我已替你代爲鈔清了。你好像已疲

勞了哩！請你抽開你那抽屜來看罷！這是乘你睡熟的時候，我熬了一個通夜寫成的。寫些親切的話給我安利柯！我希望你！

我沒有在姊姊手上接吻的資格！

——姊姊雪爾維——

——安利柯——

### 洛馬格那的血（每月例話）

那夜費魯喬（Ferruccio）的家裏，特別冷靜。父親經營着雜貨鋪，到市上配貨去了，母親因爲幼兒有眼病，也隨了父親到市裏求醫，都非明天不能回來。時候已經夜半，日間幫忙的女傭，早於天黑時回家，屋中只剩了足有殘疾的老祖母和十三歲的費魯喬。他的家離洛馬格那（Romaña）街沒有多少路，是沿着大路的寂寥的平屋，附近只有一所空房。那所房子在二月前遭了火災，還剩着客棧的招牌。費魯喬家的後面，有一小庭，周圍圍着籬笆，有柴門可以出

入店門是朝大路的，也就是家的出入口。周圍都是寂靜的田野，桑林這里那里地接續着。

夜漸漸深了，天忽下雨，又發起風來。費魯喬和祖母還居在廚房裏沒有睡覺。廚房與庭之間，有一小小的堆物間，堆着舊傢具。費魯喬到外遊耍，是到了十一點鐘光景才回來的。祖母耽着憂不睡，等他回來，只是在大安樂椅上釘着似地坐着。他祖母常是這樣過日的，有時晚上竟這樣坐到天明，因爲她呼吸迫促，睡不倒的緣故。

雨不絕地下着，風把雨點吹打窗門，夜色暗得沒一些光。費魯喬疲勞極了回來，身上滿沾了泥，並且衣服破碎了好幾處，額上負着傷痕。這是他和朋友投石打架了的緣故。他今夜又像平日樣的和人喧鬧過，並且因了賭博把錢輸完，連帽子都落在溝裏了。

廚房裏只有一盞小小的油燈，點在那安樂椅的角隅上，祖母在燈光中看見她孫子狼狽的光景，雖已大略地推測到八九分，卻仍訊問他，使他供出所做的惡行來。

祖母是用了全心愛着孫子的。等明白了一切情形，就不覺哭泣起來。過了一會：

『啊！你全不念着你祖母呢！沒有良心的孫子啊！乘了你父母不在，就這樣地使祖母受氣！』

——你把我冷落了一天了！全然不顧着我嗎？留心啊！費魯喬！你已走着壞路了！如果這樣下去，立刻要受苦呢！在孩子的時候做了像你樣的事，大來變成惡漢的，我所知道的很多。你現在終日在外遊蕩，和別的孩子打架。花錢，至於用石或刀相鬪，恐怕結果將由賭棍變成可怕的——盜賊呢！

費魯喬遠遠地靠在櫥旁立了聽着，下頤觸牢了胸，雙眉皺聚，似乎打架的怒氣還未消除。那栗色的美髮覆蓋了額角，青碧的眼垂着不動。

『由賭棍變成盜賊呢！』祖母啜泣了反覆着說。『稍微想想罷！費魯喬啊！但看那無賴漢維多莫左尼（Vito Mozzoni）罷！那傢伙現在在街上浮蕩着，年紀不過二十四歲，已入了兩次的監牢，他母親終於爲他憂悶死了，那母親是我素來認識的。父親憤極了也逃到瑞士去了。像你的父親，即使看見了他也恥與他談話的。你試想想那惡漢罷，那傢伙現在和其黨徒在附近狂蕩，將來總是保不牢頭顱的啊！我從他小兒的時候就知道他，他那時也和你一樣的。你去自忖罷！你要使你父親母親也受那樣的苦嗎？』

費魯喬坦然地聽着，毫不懊悔覺悟。他的所爲，原是出於一時的血氣，並無惡意的。他父親有許多時候也太寬縱了他，父親知道自己的兒子有優良的心情，有時候竟會做出很好的行爲，所以故意大眼看着，待其自悟。這孩子的性質原不惡，不過很剛硬，就是在心裏悔悟了的時候，要想他說『如果我錯了，下次就如此，請原恕了我』樣的話來謝罪，是非常煩難的。有時心裏雖充滿了柔和的情，但他的倨傲心總不使他把這表示出來。

『費魯喬！』祖母見孫子默不作聲，於是繼續着說：『你連一句認錯的話都沒有嗎？我已患了很苦的病了，不要再這樣使我受苦啊！我是你母親的母親！不要再把這已經命在旦夕的我，這樣虐待啊！我曾怎樣地愛過你啊！你小的時候，我曾每夜起來不睡了替你推搖那搖牀，因爲要使你歡喜，我曾爲你減下食物，——你或者不知道，我是常說「這孩子是我將來所靠賴的」呢。現在你居然要逼殺我了！就是要殺我，也不要緊，橫豎我已沒有多少日子可活了！但願你給我變成好孩子就好！但願你變成柔順的孩子，像我帶了你到寺裏去的時候的樣子。你還記得嗎？費魯喬！那時你曾把小石呀，草呀，塞滿在我懷裏呢，我等你睡熟，就抱了你回來的。那時，

你很愛我哩！我雖然已身體不好，仍總想你愛我，我除了你以外，在世界中別無可靠的人了！我已一脚踏入坟墓裏了！啊天啊！」

費魯喬心中充滿了悲哀，正想把身子投到祖母的懷裏去，忽然朝着庭的間壁的室中，有輕微的軋軋的聲音；聽不出是風打窗門呢，還是甚麼。

費魯喬側了頭注意去聽。

雨正如注地下着。

軋軋的聲音又來了，連祖母也聽到了。

『那是甚麼？』祖母過了一會很耽心地問。

『是雨。』費魯喬說。

老人拭了眼淚：

『那末費魯喬以後要規規矩矩，不要再使祖母流淚啊！』

那聲音又來了，老人潔白了臉說：

『這不是雨聲哩！你去看來！』既而又牽住了孫子的手，說：『你留在這裏。』

兩人屏息不出聲，耳中只聽見雨聲。

鄰室中好像有人的足音，兩人不覺慄然震抖。

『誰？』費魯喬勉強把呼吸恢復了怒叫。

沒有回答。

『誰？』又震慄着問。

話猶未完，兩人不覺驚叫，因為有兩個男子突然跳進室中來了。一個捉住了費魯喬，把手當住他的口，別的一個格住了老婦人的喉嚨。

『一出聲，就沒有命哩！』第一個說。

『不許聲張！』別一個說了舉着短刀。

兩個都黑布罩着臉，只留出眼睛。

室中除了四人的粗急的呼吸音和雨聲以外，一時甚麼聲音都沒有。老婦人喉頭格格作

響，眼珠幾乎要爆裂出來。

那捉住着費魯喬的一個，把口附了費魯喬的耳說：

『你老子把錢擺在哪里？』費魯喬震抖着牙齒，用了線也似的聲音答說：

『那里的——櫥中。』

『隨了我來！』那男子說着把他的喉間緊緊抑住，拉了同到堆物間裏去。地板上擺着昏暗的玻璃燈。

『櫥在甚麼地方？』那男子催問。

費魯喬喘着氣指示櫥的所在。

那男子恐費魯喬逃走，將他抑倒在地，用兩腿夾住他的頭，如果他一出聲，就可用兩腿把他喉頭夾緊。口上銜了短刀，一手提了燈，一手從袋中取出釘子樣的東西來塞入鎖孔中迴旋，鎖壞了，櫥門也開了，於是急急地在內翻來倒去地到處搜索，將錢塞在懷裏。一時曾把門關好了的，忽而又開了重新搜索一遍，然後仍捉住了費魯喬的喉頭，回到那捉住老婦人的男子

的地方來。老婦人正仰了面掙動身子，口嘴開着。

『得了嗎？』別一個低聲問。

『得了。』第一個回答。『留心進來的地方！』又接着說。那捉住老婦人的男子，跑到庭間門口去看，知道了沒有人在那里，就低聲地說：『來！』

那捉住費魯喬的男子，留在後面，把短刀擎到兩人面前：

『敢響一聲嗎？當心我回來割斷你們的喉管！』說着又怒目地釘視了兩人一會。

這時，聽見街上大批行人的歌聲。

那強盜把頭回顧門口去，那面幕就在這瞬間落下了。

『莫左尼啊！』老婦人叫。

『該死的東西！給我死了！』強盜因為被看出了，怒吼了說，且擎起短刀撲近前去。老婦人立時嚇倒了，費魯喬見這光景，悲叫起來，一壁跳上前去用自己的身體覆在祖母身上。強盜在一桌裏碰了一下逃走了，燈被碰翻，也就熄滅了。

費魯喬慢慢地從祖母身上溜了下來，跪在地上的兩手抱住祖母的身體，頭觸在祖母的懷裏。

過了好一會，周圍黑暗，農夫的歌聲緩緩地向田野間消去。

『費魯喬！』老婦人恢復了神志，用了幾乎聽不清的低音叫，牙齒軋軋地震抖着。

『祖母！』費魯喬答叫。

祖母原想說話，被恐怖把口噤住了。身上只是劇烈的震慄，不作聲了好一會。既而問：

『那傢伙們已去了罷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沒有將我殺死呢！』祖母氣促着低說。

『是的，祖母是平安的！』費魯喬低弱了聲音說。『平安的，祖母！那傢伙們把錢拿了去了，但是，父親把那大注的錢帶在身邊哩！』

祖母深深地呼吸着。

『祖母!』費魯喬仍跪了抱緊着祖母說。『祖母!你愛我的?』

『啊!費魯喬愛你的啊!』說着把手放在孫子頭上。『啊!怎樣地受了驚了啊!——啊仁慈的上帝!你把燈點着罷咿喲，還是暗的好不知爲了甚麼，還很怕人呢!』

『祖母!我時常使你傷心呢!』

『那里費魯喬不要再說起那樣的話!我已早不記得了，甚麼都忘了，我只是仍舊愛你。』

『我時常使你傷心。但是我是愛着祖母的。饒恕了我!——饒恕了我，祖母!』費魯喬勉強困難地這樣說。

『當然饒恕你的，歡歡喜喜地饒恕你呢。有不饒恕你的嗎?快起來!我不再罵你了。你是好孩子，好孩子!啊點了燈!已不怕了。啊起來!費魯喬!』

『祖母謝謝你!』孩子的聲音越低了。『我已經——很快活，祖母!你是不會忘記我的罷!無論到了甚麼時候，仍會記得我費魯喬的罷!』

『啊!費魯喬!』老婦人慌了，撫着孫子的肩頭，眼睛幾乎要釘穿臉面似地注視着他叫說。

『請不要忘了我！望望母親，還有父親，還有小寶寶！再會祖母！』那聲音已細得像絲了。『麼呀呀你怎了！』老婦人震驚着撫摸伏在自己膝上的孫子的頭，一壁叫着，既而絞出她所能發的聲音：

『費魯喬呀！費魯喬呀！費魯喬呀！啊呀！啊呀！』

可是，費魯喬已甚麼都不回答了。這小英雄代替了他祖母的生命，從背上被短刀刺穿，那壯美的靈魂，已回到天國裏去了。

## 病牀中的『小石匠』

二十八日

可憐，『小石匠』患了大病了！先生叫我們去訪問，我就同卡隆、代洛西三人同往。斯帶地原也要去的，因為先生叫他做卡華伯（Count Cavour）紀念碑記，他說要實地去看了那紀念碑來精密地做，所以就不去了。我們試約那高慢的諾琵斯，他只回答了一個『不』字，其餘甚

麼話都沒有。華梯尼也謝絕不去。他們大概是恐怕被石灰沾污了衣服罷。

四點鐘一放課，我們就去。雨像麻似地降着。卡隆在街上忽然立住，嘴裏滿滿嚼着麵包說：『買些甚麼給他罷。』一壁去摸那衣袋裏的銅幣。我們也各湊了兩個銅幣上去，買了三個大大的橘子。

我們上那屋頂閣去。代洛西到了入口，把胸間的賞牌取下，放入袋裏。

『爲甚麼？』我問。

『我自己也不知道，總覺得還是不掛的好，』他回答。

我們一叩門，那巨人樣的高大的父親就把門開了，他臉孔歪着，見了都可怕。

『哪幾位？』他問。

『我們是安托尼阿（Antonio）的同學。送三個橘子給他的。』卡隆答說。

『啊！可憐，安托尼阿是，恐防不能再喫這橘子了呢！』石匠搖着頭，大聲叫說，且用手背去揩拭眼睛。他引導我們入室，『小石匠』臥在小小的鐵牀裏，母親俯伏在牀上，手遮着臉，也不

來向我們看。牀的一隅掛有板刷、烙饅和篩子等類的東西，病人足部，蓋着那白白地惹滿了石灰跡的石匠的上衣。那小孩瘦瘠而白，鼻頭尖尖地，呼吸是很短促。啊安托尼阿！我的小朋友！你原是那樣親切快活的人呢！我好難過啊！只要你再能作一會兒臉給我看，我甚麼都情願！安托尼阿！卡隆把橘子給他放在枕旁，使他可以看見。橘子的芳香把他的眼薰醒了。他一時曾去抓那橘子，不久又放開。於是頻頻地向卡隆看。

『是我呢，是卡隆呢！你認識嗎？』卡隆說。病人略現微笑，勉強地從牀裏拿出手來，伸向卡隆。卡隆用兩手去握了過來，貼到自己的頰上：

『不要怕！不要怕！你就會好起來，就可仍到學校裏去了。那時請先生將你坐在我的旁邊，好嗎？』

可是，『小石匠』沒有回答，於是母親叫哭起來：

『啊！我的安托尼呵！呀！我的安托尼阿！呀！安托尼阿！是這樣的好孩子，天要把他從我們手裏奪去了！』

『別說！』那石匠父親大聲地叱止。『別說我聽了心都碎了！』又很焦愁地向着我們：『請回去！哥兒們！謝謝你們！請回去罷！就是給我們陪着他也沒有甚麼方法可想的。謝謝！請回去罷！』這樣說。那小孩又把眼閉了，看去好像已死在那樣子。

『有甚麼可幫忙的事情嗎？』卡隆問。

『沒有，哥兒！多謝你！』石匠說着將我們推出廊下，關了門。我們下了一半的樓梯，忽又聽見後面叫着『卡隆！卡隆！』的聲音。

我們三人再急回上樓梯去，見石匠已改變了臉色，叫着說：『卡隆，安托尼阿！』叫着你的名字呢！已經兩天不開口了，這會倒叫你的名字兩次。想和你會會哩！快來啊！但願就從此好起來！天啊！

『那末，再會！我暫時留着呢。』卡隆向我們說着和石匠大家進去。代洛西眼中滿了眼淚。『你在哭嗎？他已會說話了哩，會好的罷。』我說。

『我也是這樣想呢。但我方才並沒想到這個，我只是想着卡隆。我想卡隆爲人是多麼好，

——他的精神是多麼高尚啊！

## 卡華伯爵

二十九日

你要作『卡華伯紀念碑記』，卡華伯是怎樣的一個人，恐你還未詳細知道罷。你現在所知道的，恐只是伯爵數年前做辟蒙脫（Piemont）總理大臣的事罷。將辟蒙脫的軍隊派到克里米亞，使在諾淮拉（Novara）敗北殘創的我國軍隊重膺光榮的是他。把十五萬人的法軍從亞爾帕斯（Alps）山退下，從隆巴爾地將奧軍擊退的也是他。當我國革命的危期中，整治意大利的也是他。給與我意大利以統一的神聖的計畫的也是他。他有優美的心，不撓的忍耐和過人的勤勉。在戰場中遭遇危難的將軍原是很多，但他卻是身在廟堂而受戰場以上的危險的。這因爲他所建設的事業，像脆弱的家屋爲地震所倒的樣子，何時破壞是不可測的緣故。他晝夜在奮鬥苦悶中過活，因此頭腦也混亂了，心也

碎了。他的縮短生命二十年，全是他事業巨大的緣故。可是，他雖冒了致死的熱度，還想爲國做些甚麼事情，在狂也似的他的願望中充滿着喜悅。聽說，他到了臨終，還悲哀地說：

『真奇怪！我竟看不出文字了！』

及熱度漸漸增高，他還是想着國事，命令似地這樣說：

『給我快好！我心中已昏暗起來了！要處理重大的事情，非有氣力不可的。』及危篤的消息傳出，全市爲之悲懼，國王親自臨牀往省，他對了國王耽心地說：

『我有許多的話要陳訴呢，陛下！只是可惜已不大能說話了！』

他那因熱興奮了的心緒，不絕地，向着政府，向着新被合併的意大利諸州，向着將來未解決的若干問題奔騰。等到了說昏話的時候，還是在斷續的呼吸中這樣叫着。

『教育兒童啊！教育青年啊！——以自由治國啊！』

昏話愈說愈多了，死神已把翼張在他上面了，他又用了燃燒着似的言語，替平生不睦的格里波底將軍祈禱，口中念着還未得自由的威尼斯呀羅馬呀等的地名。他對於意

大利和將來的歐洲，抱着廣大的預想，一心恐防被外國侵害，向人詢問軍隊又指揮官的所在地。他至臨終還這樣地替我國國民耽着憂心呢。他對於自己的死，並不覺得甚麼，和國別離，是他所難堪的悲哀。而這國呢，又是非有待於他的盡力不可的。

他在戰鬪中死了！他的死和他的生是同樣偉大的！

略微想想罷！安利柯我們的責任有多少啊！在這以世界爲懷的他的努力，不斷的憂慮，劇烈的痛苦之前，我們的勞苦——甚至於死，都是毫不足數的東西了罷。所以，不要忘記走過那大理石像前面的時候，應該向了那石像，從心中贊美了叫『偉大啊！』的。

——父親——

第七卷

四月

# 春

## 一日

今日四月一日了像今天樣的好時節，一年之中沒有多少，不過三個月罷了。可萊諦後日要和父親去迎接國王，叫我也去，這是我所歡喜的。可萊諦的父親，聽說是和國王相識的哩。又就在那一天，母親說要領我到幼兒院去，這也是我所歡喜的。並且，『小石匠』病已好了許多。還有昨晚先生走過我家門口，聽見他和父親這樣說：『他功課很好，他功課很好。』

再加，今天是個很爽快溫暖的春日，從學校窗口看見青的天，含蕊的樹木，和家家滿開的窗檻上擺着的新綠的盆花等。先生雖是個一向沒有笑容的人，可是今天也很高興，額上的皺

紋，已幾乎看不出了。他就黑板上說明算術的時候，還帶講着笑話呢。一吸着窗外來的新鮮空氣，就聞得出泥土和木葉的氣息，好像身已在鄉間了。先生當然也快活的。

在先生授着課的時候，我們耳中聽見近處街上鐵匠打鐵聲，對門婦人引誘嬰孩睡熟的兒歌聲，以及兵營裏的喇叭聲。連斯帶地也高興了。忽然間，鐵匠打得更響亮，婦人也更大聲地唱了起來。於是先生也把授課停止了，側了耳看着窗外，靜靜地說：

『天晴着，母親歌着，正直的男子勞動着，孩子們學習着——好一幅美麗的圖畫啊！』

散了課走到外面，大家都覺得很愉快。一列排了把腳重重地敲着地面走，好像從此有三四日假期似的，齊唱着歌兒。女先生們也很高興，像戴赤羽的先生，跟在小孩後面，幾乎自己也像是個小孩了。學生的父母，都彼此互相談笑，克洛西的母親，在野菜籃中滿裝着堇花，荷口因之充滿了香氣。

——到街上，母親依舊在候我了，我歡喜不堪，跑近攏去，說：

『啊！好快活！我爲甚麼這樣快活啊！』

『這因爲時節既好，而且心裏沒有虧心事的緣故囉！』母親說。

## 溫 培 爾 脫 王

三 日

十點鐘的時候，父親見柴店裏的父子已在四角路口等我了。和我說：『他們已經來了。安利柯快迎接國王去！』我飛奔過去。可萊諦父子比往日更高興，我從沒有見過他們父子的相肖，像今天的。那父親在上衣上掛着兩個紀念章和一個勳章，鬚捲得整整地，鬚的兩端尖得同針一樣。

國王定十時半到，我們就到車站去。可萊諦的父親，吸着煙，搓着手說：

『我從那六十六年的戰爭以後，還未曾遇見陛下過呢！已經十五年又六個月了。他先三年在法蘭西，其次是在蒙脫維（Mondovi），然後回到意大利來這裏面，我運氣不好，他每次駕臨市內，我都沒有在這里。』

他把溫培爾脫王當作朋友稱呼，叫他『溫培爾脫君』的。說甚麼：

『溫培爾脫君是十六師師長。溫培爾脫君那時不過二十二歲光景，溫培爾脫君總是這樣地騎着馬的。』

『十五年了呢！』柴店主人跨着步揚了聲說。『我誠心想再見見他。自從他做親王的時候，見過了他，一直到現在。今番見他，他已是做了國王了。而且，我也變過了，由軍人變爲柴店主人了。』說了自笑。

『國王看見了，還認識父親嗎？』兒子問。

『你太不知道了！那是未必的。溫培爾脫君只是一個人呢，這里不是像螞蟻樣地大家擠着嗎？並且他也不能一定一個一個地來看見我們罷。』父親笑了說。

車站附近的街路上已是人山人海，一隊的兵士吹着喇叭通過。騎馬警察二人驅馬前行。天晴着，光明充滿了大地。

可萊諦的父親興高彩烈地：

『真愉快啊！又看見師長了！啊！我也老了哩！記得那年六月二十四日——好像是昨日的事：那時我負了革囊肩了槍走着，差不多已快上了戰線了。溫培爾脫君率領了部下將校這里那里地行走，大礮的音聲，已遠遠地起來，大家見了都說「但願彈丸不要中着殿下。」我在敵兵槍前和溫培爾脫君竟那樣地接近，是萬料不到的。兩人之間，相隔不過四步的距離。那日

天晴，天空像鏡一樣，但是很熱！——喂！讓我們進去看罷。』

我們已到了車站了。那里已充滿了羣衆，——馬車、警察、騎兵及立着旗幟的團體。軍樂隊已奏着樂曲。可萊諦的父親用了兩腕將塞滿在入口的羣衆分開，讓我們安全通過，羣衆波動着都在我們後面跟來。可萊諦的父親眼向着有警察攔在那里的地方：

『跟我來！』說着拉了我們的手前進，把背靠了壁立着。警察就走過來，說：

『不得立在這里！』

『我是屬在四十九聯隊中四大隊的。』可萊諦的父親說着將勳章指給警察看。

『那可以。』警察眼瞟着勳章說。

『你們看！「四十九聯隊中四大隊」的一句語，有着不可思議的力量哩！他原是我的隊長，看得近些不也可以的嗎？在那時曾很近地看他的，今日也走近看去了，正好呢！』

這時待車室內外羣集着紳士和將校，站門口一列地排停着馬車和穿紅服的馬夫。

可萊諦問他父親，溫培爾脫親王在軍隊中曾否拿劍。父親說：

『當然囉，劍是一刻不離手的。槍從右邊左邊刺來，要靠劍去撥開的哩。那是真可怕，彈丸像雨神發怒似的落下，又像旋風樣地在密集隊中或大礮間各處襲來，一碰着人就翻倒的，甚麼騎兵呀、槍兵呀、步兵呀、射擊兵呀，統統混雜在一處，全像百鬼夜行，甚麼都辨不清楚。這時，聽見有叫『殿下！殿下！』的聲音，原來敵已排齊了槍刺近來了。我們一齊開槍，煙氣就立刻象雲似地四起，把周圍包住。稍息，煙散了，大地上滿橫着死傷的兵士和馬。我回頭去看，見隊伍中央溫培爾脫君騎了馬悠然地四處查察，鄭重地說：「弟兄中有被害的嗎？」我們都興奮如狂，在他面前齊喊「萬歲！」啊！那種光景，真是少有的！——呀！火車到了！』

樂隊開始奏樂了，將校都向前擁進，羣衆翹起腳跟來。一個警察說：

『要停一會才下車呢，因爲現在有人在那裏拜謁。』

**老可萊諦焦急得幾乎出神：**

『啊！追想起來，他那時的沈靜的風貌，到現在還是如在眼前。不用說，他在有地震有霍亂疫的時候，總也是鎮靜着的。可是我所屢次想到的，卻是那時他的沈靜的風貌。他雖做國王，大概總還不忘四十九聯隊的四大隊的，把舊時的部下集了攏來，大家行一次會餐，他必是很歡喜的罷。他現在雖然有將軍、紳士、大臣等伴侍，那時是他除了我們做兵士的以外，甚麼人都沒有見的。想和他談談哩，稍許談談也好！二十二歲的將軍！我們用了槍劍保護過的親王！我們的溫培爾脫君！從那年以後，有十五年不見了！——啊！那軍樂的聲音把我的血都震得要沸騰了！』

歡呼的聲音自四方起來，數千的帽子高高舉起了。着黑服的四紳士乘入最前列的馬車。

『就是那一個！』老可萊諦叫說，他好像失了神也似地立着。過了一會，才徐徐地重新開口說：

『呀！頭髮白了！』

我們三人除了帽子，馬車徐徐地在羣衆的歡呼聲中前進。我去看那柴店主人時，全然好像是換了一個人了，他身體伸得長長地，臉色凝重而帶蒼白，柱子似地直立着。

馬車行近我們，到了離那柱子一步的距離了。

『萬歲！』羣衆歡呼。

『萬歲！』柴店主人在羣衆歡呼以後，獨自叫喊。國王顧視他，眼睛在他那三個勳章上注視了一會。柴店主人忘了一切！

『四十九聯隊的四大隊！』這樣叫。

國王原已向了別處了的，重新回向我們，注視着老可萊蹄，從馬車裏伸出手來。

老可萊蹄飛跑過去，緊握國王的手。馬車過去了，羣衆擁擠攏來，把我們擠散，那老可萊蹄一時不見。可是這真不過是剎那間的事，稍過了一會，又看見他了。他喘着氣，眼睛紅潤潤地，舉一起手，在喊他兒子。兒子就跑近他去。